儀禮古今文疏義

儀禮古今文疏義卷八

涇　胡承珙

聘禮

使者朝服帥衆介夕 注古文帥皆作率 帥大夫以入 注古文帥爲率 覲禮伯父帥乃初事 注今文帥作率

案說文帥佩巾也率捕鳥畢也其統帥之帥作衛云將衛也率領之率作逹云先道 道即導字 也後世衛逹二字廢不用而佩巾之帥鳥畢之率借爲將帥率由之字二字又互相通借段氏玉裁曰周禮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故書帥爲率鄭司農云率當爲帥大鄭以漢人帥

領字通用帥與周時用率不同故也此所謂古今字毛詩率時農夫韓詩作帥時說文引周禮率都建旗鄭注周禮作帥都是也承珙案儀禮古今文帥率二字通作故聘禮古文帥作率覲禮今文帥又作率左傳亦古文毛詩亦是率從左傳襄十一年引作帥從是古今文多通用鄭於經字則皆從帥而出率字於注或如段說以漢時通用之故如大戴禮朝事儀率諸侯而朝日東方覲禮注引作帥諸侯是也

管人布幕于寢門外注古文管作官今文布作敷

惠氏棟曰注云管猶館也易隨初九云官有渝蜀才本

官作館穆天子傳云官人陳牲義亦當作館承珙案此
注云館人謂掌次舍帷幕者也下記云管人爲客三日
具沐五日具浴注云管人掌客館者也士喪禮管人汲
注云管人有司主館舍者彼皆作管故鄭從今文布今
文作敷者敷本作尃漢書上林賦布結縷史記作尃徐
廣曰尃古布字說文尃布也敷㪟也二字音義亦同一
切經音義云敷古文作尃同古寸與方亦多通用鄭以此經鋪陳
字多作布如士冠禮布席于門中士昏禮媵布席于奥
御布對席之類故於此從古文作布與
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於左皮上馬則北面注古文

柰爲卷今文無則

鄭云柰所柰以致命謂束帛及元纁也馬言則者此享主用皮或時用馬馬入則在幕南承珙案古文柰爲卷者禮記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注云五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是則束帛本有卷稱鄭不從者以下文行禮凡幣皆言柰故也馬言則者賈疏又引下文庭實皮則攝之鄭注皮言則者或用馬也與此互明今文無則於義不備鄭所不從

使者載旜注古文旜皆爲膳 朝服載旜注古文旜作膳

既夕記載旜注古文旜爲膳

案說文㡌爲旃之或字周禮儀禮皆如此作古文作膳者假借字如後漢書楊震傳注云鱣音善老子注夫蚖蟺以淵爲淺釋文蟺本又作蟮是也

賈人西面坐啟櫝取圭垂繅注今文繅作璪 記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注古文繅或作藻今文作璪 覲禮乃朝以瑞玉有繅注今文繅或爲璪 奠圭于繅上注古文繅作璪依宋本補

案周禮司几筵加繅席畫純鄭司農云繅當爲藻率之藻弁師諸侯之繅斿九就鄭司農云繅當爲藻繅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音康成注周禮祇釋繅義不破從

藻故注此經皆從古文作繅今文作璪者說文玉部云璪玉飾如水藻之文引虞書璪火粉米蓋許從儀禮今文故凡文采之字作璪而以繅爲繹繭之字與鄭義異

陳皮北首西上注古文曰陳幣北首

案下文云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上左皮即所陳之皮會合也合璧與幣加諸其上也下又云馬則幕南北面奠幣于其前謂無皮而用馬亦合璧與幣奠于其前也且皮可言首幣不得言首故鄭從今文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擯者出請事注今文無

擯

案注當云今文無擯者此節有四擯字若但云無擯不知何指至擯者出請事若無擯字則不辭矣今文蓋以上擯承擯紹擯既明三擯之數下祇言出請事足知三擯俱在不必更言擯者鄭於下文擯者出請命擯者入告皆指上擯此時旅擯則擯者不專指上擯雖與後不同然於文例無別故從古文

介皆入門左　注　今文無門

案無門於文不備故鄭從古文

裼降立　注　古文裼皆作賜

案裼正字賜古文假借字

公升側受几于序端注今文無升

案上文但云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此當有升字故鄭從古文

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注今文訝爲梧

惠氏棟曰既夕若無器則梧受之注云謂對相受疏云梧即逆也對而相逢受案梧本作牾訓爲逆訝亦逆也既夕注不蠱古文明古文訝亦有作梧也漢書司馬遷傳贊云或有抵梧如淳曰梧讀曰迕戰國策揕梧亦作樓牾段氏玉裁曰說文牾并也各本作逆今正逆迎也并不順也相迎者必相并古亦通用逆爲并考儀禮之梧受爾雅釋名之梧即太史公之魁

梧枝梧漢書之抵梧皆是牾之譌字承珙案釋名釋宫

室又云梧在梁上兩頭相觸牾也牾之爲梧亦由聲近

假借非必皆字之譌也

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奠皮注古文重入

鄭云皮先者介隨執皮者而入也入門左介至揖位而

立執皮者奠皮以有不敢授之義承珙案注義甚明古

文重入字衍也

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注今文歸或爲饋　記夕夫人

歸禮注今文歸作饋

案論語詠而饋饋孔子豚齊人歸女樂釋文並云歸鄭

本作饋蓋魯論皆作歸鄭從古文作饋此儀禮則古文作歸今文作饋鄭又從古文作歸者古文家亦各有師承經字不必盡同士虞禮注云饋猶歸也饋與歸音義並通故各從所作儀禮古文不必與論語同也又案論語詠而饋鄭注云饋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詳鄭意是魯論直以歸爲歸還之歸與古論饋餉異義故鄭必從古作饋此經古文作歸者本與饋同義故不必改從今文作饋

門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籔注籔讀若不數之數今文籔或爲逾記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注今文籔爲逾

鄭云秉籔數名也秉有五籔二十四斛也疏云一秉十六斛又有五籔爲八斛總二十四斛也云籔讀若不數之數者鄭君時以籔爲數名數名有數有不數故云不數之數此從音讀其字仍竹下爲之得爲十六斗爲籔故下記注云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爲籔者是十六斗量器之名承珙案疏語殊未明晰鄭云不數之數者自是漢人常語用以比方籔音如漢書東方朔傳注引蘇林曰藪音數錢之數是也賈以不數亦爲數名恐非今文籔爲逾者逾疑當作匬說文匬下云甌匬器也從匚俞聲玉篇匬余主切器受十六斗此卽論語與之庾之庾

集解引苞注十六斗爲庾與賈逵左傳注唐尚書國語
注皆合若周禮陶人庾實二瀫鄭云豆實三而成瀫則
瀫受斗二升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承珙案云讀如
則鄭意陶人之庾非論語之庾故賈疏謂庾本有二法
又引聘禮注今文籔爲逾云逾即庾也以爲十六斗之
庾是也
大夫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注古
文曰三讓　賓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賓升一
等注古文曰三讓
鄭云讓不言三不成三也凡升者主人讓于客三敵者

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亦道賓之義也使者尊主人三讓則許升矣今使者三讓則是主人四讓也公雖尊亦三讓乃許升不可以不下主人也疏云主人讓于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是三讓三辭成也今賓三讓大夫卽升無三辭則不成三也云使者尊主人三讓則許升者卽此經主人讓大夫先升是也云今使者三讓則是主人四讓也者經雖言讓大夫先升大夫之讓不明故鄭君兩言之但使尊終先升若主人三讓使人亦三讓主人又一讓則主人四讓使者乃升故鄭復言此也案周禮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大夫郊勞三

讓登聽命又云致饔餼如勞之禮此古文云三讓與彼合鄭不從者周禮統舉其大率而云三讓此儀禮據屈曲行事觀此經直云讓大夫先升是主人或三讓大夫無三讓故不從古文也承珙案鄉飲酒義云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故讓成於三是其大率經多言三讓不言三辭者蓋三讓已兼三辭然必主客俱讓至三而後謂之三讓凡升階之禮主人先讓於客而客辭之至主人三讓客亦三辭其數適均於是主人先升客從之此由主人尊或與客敵者皆主人道客先升故主客適以三讓而升也若客尊宜先升者則主人讓客至

三設使客亦必三辭則主人必至四讓矣讓無以四爲節者故客但一辭或再辭俟主人一再讓卽升鄭云主人三讓則許升亦未必然不成其爲三讓故經祗言讓而不言三此經大夫歸聘賓饔餼大夫奉主君之命而來尊其君命故讓大夫先升若覲禮郊勞至于階使者則不讓而先升矣及至聘賓儐大夫則正用尋常賓主敵體之儀可行三讓矣乃云大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者蓋儐禮略也其後聘賓問卿至于階讓賓升一等大夫大夫主國之卿也從升堂鄭亦不從古文作三讓亦以賓先升不能成三讓也其後賓面卿云入門右大夫辭賓遂左庭實設揖讓

如初大夫升一等賓從之此則主人先升而亦云揖讓

如初者亦以禮略故與

庭實設介奉幣入大夫揖讓如初 注 今文曰入設

案上文賓問卿云庭實設揖讓如初不云入設鄭以彼

決此故從古文

公與賓壹食再饗 注 今文饗皆爲鄉 公食大夫禮設洗

如饗 注 古文饗或作鄉 皆如饗拜 注仝

說文亯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孝經曰祭則鬼亯

之凡亯之屬皆从亯又饗鄉人飲酒也从食从鄉鄉亦

聲二字古多通用故周禮禮記饗燕字多作饗左傳則

多作嚮此古今文又有作鄉者則又因饗而借鄉所不從

燕與羞俶獻無常數注古文俶作淑

鄭云俶始也始獻四時新物聘義所謂時賜無常數由恩意也承珙案釋詁云俶始也詩大田傳曰俶始也說文俶一曰始也俶是正字淑者說文云水清湛也此古文作淑者假借字如說文俶善也而釋詁毛傳皆云淑善也亦是假淑爲俶耳

朝服致之以侑幣注古文侑皆作宥　有司徹乃議侑于賓注仝

惠氏士奇曰古有宥坐之器亦謂置器於坐以詔侑人也家語宥坐文子曰三皇五帝有勸戒之器名侑巵是也承珙案侑正字宥古文假借字

賔皮弁襲迎于外門外　注今文曰迎于門外

案士冠禮云賔如主人服贊者元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注云外門大門外又每曲揖注云周左宗廟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疏云吾此欲見入大門東向入廟此士之大門也聘禮記云卿館于大夫注云館者必于廟則此外門者大夫之大門也上文歸饔餼云賔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鄭以彼決此故不從今文無

外字

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注今文或曰由

自西階無南面

案自卽由也言自則不必言由賓聽命于堂下至是乃升故鄭從古文自左南面鄭云右大夫且並受也必並受者若鄉君前耳疏云右大夫者以鄉飲酒獻酢之時授者在右受者在左故右大夫也且並受者欲取如向君前然也謂於本國君前受圭璋時北面並受今還南面並受面位不同並受一邊不異故云若鄉君前耳承珙案凡授受之禮相鄉者謂之訝授受同面者謂之並

授受曲禮鄉與客並然後受鄭云於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並受士昏禮納采授鴈于楹間南面注並受也疏云以經云南面不辨賓主故知俱南面並授也此經上文云大夫升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內聽命則南面致命可知賓升堂云自左則爲南面並受亦可知今文無南面即並受之義不明故鄭從古文

公使卿賵如覲幣 注 今文公爲君

案鄭疊今文不用者公與君本爲通稱於義無別經文固無定例此節古文作公故不復易之

赴者未至 注 今文赴作訃 既夕記赴曰 注 仝

段氏玉裁曰古文訃告字祇作赴者取急疾之意今文從言急疾意轉隱矣故說文言部不收訃字者从古文不从今文也凡許於禮經从今文則不收古文字如口部有名金部無銘是也从古文則不收今文字如赴是也雜記作訃不作赴者禮記多用今文禮也左傳作赴者左邱明述春秋傳以古文故與古文禮同也承珙案禮記凡訃於其君注訃或皆作赴赴至也是禮記本亦有从古文作赴者注以至訓訃又既夕注云赴走告也是鄭意作赴爲正故於此經定從古文

記問幾月之賫 注 古文賫作齎

說文資貨也从貝次聲齎持遺也从貝齊聲周禮外府共其財用之幣齎注云齎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齎鄭司農云齎或爲資今禮家定齎作資元謂齎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爲聲从貝變易古字亦多或段氏玉裁曰此司農說禮家定齎當作資而鄭君非之謂二字皆可用許則釋資爲貨釋齎爲持而予之其義分別似較鄭君爲長承珙案鄭君雖謂齎資聲義皆同然其訓之亦微有別如周禮掌皮歲終則會其財齎注云齎所給予人以物曰齎今時詔書或曰齎計吏此與說文齎訓持遺者合巾車毀折入齎于職幣注云杜子春齎

讀爲資資謂財也此又與說文資訓貨者合然則鄭意未嘗無別惟以二字聲義本同故可通耳此注從古文作資者蓋周禮故書齎多作資典婦功典枲注皆云然其義較古鄭注外府引聘禮作齎者則就周禮經文作齎故也

出祖釋軷 注 古文軷作祓

詩生民傳曰軷道祭也周禮大馭犯軷注曰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此注云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軷爲行始也詩傳曰軷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軷涉山川然則軷山行

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爲難是以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爲軷祭酒脯祈告也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舍於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鄭君於周儀二禮注可互相備說文軷下云出將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爲軷既祭軷轢於牲而行爲範軷詩曰取羝以軷从車犮聲許說與鄭義略同古文作祓者祓爲除惡之祭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云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此祓與軷音同義別故鄭從今文

皆元纁繫長尺絢組注今文絢作約

鄭云采成文曰絢論語素以爲絢兮馬注云絢文貌也

鄭注云文成章曰絢與此義略同今文作約者古从旬

之字每多作勻如詩眴眴原隰釋文眴本作畇周禮均

人公旬注云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旬者然則絢約本

一字說文有絢無約從禮古文儀禮釋文云絢聲類以

爲約字蓋聲類兼用今文玉篇以約同絢本之聲類集

韻於紃下云儀禮作絢約不知說文紃圜采也內則織

紝組紃注云紃條也孔穎達曰似繩者爲紃紃與組爲

二物儀禮之絢組謂五采組雜記雖云紃以五采然注

云施諸縫中紃非所以爲組者不得以紃與絢混爲一

三

字也

問大夫之幣俟于郊爲肆　注　古文肆爲肆

古肆肆字多互譌周禮小宗伯肆儀爲位注肆習也故書肆爲肆杜子春讀肆當爲肆此爲肆之肆鄭云肆猶陳列也非肆習之義故不從古文

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　注　今文至爲砥

案砥本厎之或字說文厎从厂氏聲或從石作砥爾雅厎致也詩祈父靡所厎止傳小旻伊于胡厎箋並云厎至也鄭以當文易曉故不從今文

賓入門皇　注　古文皇皆作王

案洪範皇極之敷言史記宋微子世家作王極史記多用古文皇作王與此正同鄭云皇自莊盛也義當爲皇故不從古文

皮馬相閒注古文閒作干

詩考槃在澗釋文澗韓詩作干又秩秩斯干傳云干澗也易鴻漸於干釋文引荀爽王肅注云干山閒澗水也古文假干爲閒鄭訓閒爲代用爾雅釋詁文也

賄在聘于賄注于讀曰爲古文賄皆作悔

鄭云賄財也言主國禮賓當視賓之聘禮而爲之財也周禮曰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

禮疏云鄭轉于作爲者欲就司儀之文爲解故也云當
視賓之聘禮者釋經在聘謂在賓聘財多少云而爲之
財也者釋經于賄也謂主人視賓多少爲財賄報賓承
珙案于與爲聲本相近注經言某讀曰某者是就其聲
之相近而變化其字以明其義此于讀曰爲是也士冠
禮宜之于假注云于猶爲也假大也宜之是爲大矣云
于猶爲者于非卽訓爲是又因其音之相近而比方其
訓以明其義也古文賄皆作悔者左傳出有贈賄賄正
字悔同音假借字曲禮釋文引字林云賄音悔
負右房而立注今文無而

鄭云此儀如還圭然而卿大夫易處耳承珙案上文使大夫還玉於館大夫升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此云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蓋還玉時賓自大夫左受之此大夫於賓左受之故鄭云易處然其爲退負右房而立則同鄭以彼決此故從古文有而字

賜饔唯羹飪　注　古文羹爲羔飪作腍

案說文鬻本從鬲从羔小篆从羔从美作羹此古文羹爲羔者蓋字之爛奪飪作腍者腍當作稔說文飪大熟

也古文作飪作餁無作腍者此禮經古文蓋借穀熟之稔爲之傳寫又誤作腍耳爾雅饙餾稔也釋文稔本作

餁此二字互借之證郊特牲腥肆爓腍祭詩楚茨傳亨

飪之也釋文飪本作腍此腍字皆稔之誤

如饋食之禮注今文無之

案此及上設右房而立鄭君皆審定字句決擇所從其

不苟有如此者

肦肉及𦎧車注古文肦作紛

案周禮匪頒之式鄭司農云頒讀爲班布之班禮記王

制名山大澤不以肦注云肦讀爲班頒肦皆從分得聲

二鄭並讀爲分瑞玉之班段氏玉裁云頒古音讀如汾在十三部班古音在十四部合音最近古相假借承珙案儀禮古文朌作紛者此又以同音假借也

聘日致饔明日問大夫 注 古文曰問夫人也

案此即經所云賓請有事於大夫也蓋以聘日請之明日行之鄭云不以殘日問人崇敬也古文曰問夫人者蓋涉下文夕夫人歸禮而誤耳

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饔餼之數 注 古文餼爲既 案十行本作古文既爲餼疏標目亦云注稱槩至爲餼毛本同蓋皆傳寫誤倒今更正

案饔餼字本作氣說文氣饋客之芻米也从米气聲春

秋傳曰齊人來氣諸侯槩氣或从既餼氣或从食自經典假氣爲雲气字而饋客之氣遂皆作餼或有作既者如此經古文及中庸既稟稱事大戴禮朝事私覿致饔既段氏玉裁以三既字皆槩之省承珙案一切經音義云餼古文作槩雖不言儀禮古文疑元應所見儀禮注本容有作古文餼爲槩者鄭注中庸云既讀爲餼者轉從今字使人易曉猶考工記玉人以致稍餼注云餼或作氣杜子春云當爲餼故於此經亦從今文作餼也

無行則重賄反幣 注 今文曰賄反幣

鄭云無行謂獨來復無所之也必重其賄與反幣者使

者歸以得禮多爲榮所以盈聘君之意也反幣謂禮玉束帛乘皮所以報聘君之享禮也承珙案此爲賓有特來而非歷聘者重其專爲已來故厚賄之若如今文無重字則賄反幣者待聘賓之常不必特記故鄭從古文

十筥曰稷　注　古文稷作緵

段氏玉裁曰說文糸部無緵字惟禾部稷下云布之八十縷爲稷案禾四十秉爲稷布縷與禾把皆數也故同名承珙案布縷之緵古字蓋借總爲之說文稷下注解疑有脫誤稷字从禾當爲禾數注特借布之以明之耳鄭以十筥曰稷爲禾數故從今文

儀禮古今文疏義卷九

公食大夫禮

宰東夾北西面南上注古文無南上

注云宰宰夫之屬也疏云以經云南上則非止一人但宰官之內有宰夫之等是以下有宰夫之官皆於此立可知故云之屬也敖氏繼公曰經惟言宰是獨立於此也南上之文無所用之以下文證之益可見矣蓋傳寫者因下文而衍此二字也宜從古文承珙案敖說非是此宰卽宰夫也經單言宰者舉其長南上之文則以包

其屬鄭云宰宰夫之屬者以言宰則其屬見故不專言
宰夫明其屬俱在也敖氏以宰爲大宰謂經惟言宰明
是獨立不知上文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考大射禮有
小臣正小臣師之類此經但言小臣當亦統小臣正小
臣師在內故以南面西上之文見其不止一人猶之此
節但言宰卽兼宰夫之屬在內故必以西面南上之文
見之也或又疑下經授公醬湆及爲賓設豆籩鉶稻者
皆宰夫也宰惟授公湆䀹宰夫爲尊則宰非宰夫之屬
不知此宰亦宰夫也周官宰夫下大夫四人諸侯宰夫
雖不明官數然亦必非止一人此經宰夫自東房授醯

醬宰夫自東房薦豆六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宰夫設鉶四于豆西以及設豐啓會皆以宰夫爲之必非一人所能供蓋皆其貳率其屬而爲之惟授湇則云太羹湇不和實于鐙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以蓋降出入反位此乃宰夫之長專共其事故經特異其文其實反位者即復其東夾北之位宰夫之長在東夾北其貳與屬之位亦必在焉故鄭從今文有南上也鄭以宰右執鐙爲大宰亦誤諸侯大宰爲司徒兼官乃三卿之長應同大夫東夾南之位不應立于夾北惟宰夫之具饌于東房故位在東夾北蓋其授醬薦豆皆由北階升北堂而至東房也

右人抽扃坐奠于鼎西南順出自鼎西左人待載注今文

奠爲委古文待爲持

敖氏繼公曰奠于鼎西之奠後篇皆作委宜從今文承

珙案毛詩傳云奠置也荀子大略云置質猶言委質也

高誘注呂覽云置猶委也是奠與委義本相近下文云

大夫既匕匕奠于鼎又云旅人取匕奠入舉鼎順出奠

于其所此篇多作奠故從古文又古文待作持者待持

古同聲猶昏禮古文侍又作待也周禮服不氏以旌居

乏而待獲杜子春云待書亦或爲持是二字古多假借

此時俎猶未入當云待載故鄭從今文

雍人倫膚七 注 今文倫或作論

注云倫理也謂精理滑胣者疏云倫膚謂豕之皮草爲之皮草誤當作脅革承珙案少牢饋食禮雍人倫膚九鄭云倫擇也膚脅革肉擇之取美者此篇訓倫爲理理亦擇也精理滑胣者卽謂擇取脅革肉也倫或作掄周禮山虞凡邦工入山林而掄財不禁注云掄猶擇也說文掄擇也侖下云从品侖侖理也倫論字皆从侖聲兼義故古文作倫今文作論鄭以少牢決之故從古文

賓立于階西 注 今文曰西階

上文云公立於序內西鄉注云不立阼階上示親饌此

注云賓不立階上以主君離阼也敖氏繼公曰階西西階上之西也承珙案賓位本在西階之西諸禮皆無賓立于西階上者故鄭從古文

昌本南麋臡以西菁菹鹿臡 注 今文臡皆作麋

說文腝有骨醢也臡腝或從難段氏玉裁曰耎難二聲同部按公食大夫禮注今文臡皆作麋麋係腝之誤儀禮爾雅音義曰臡字林作腝五經文字曰臡見禮經周禮說文字林皆作腝據此則說文本無臡字甚明後人益之也許於禮經或从今文或从古文此从今文腝鄭則从古文臡也承珙案段說是也此注當本是今文臡

皆作朕若今文鬱皆作麋則於義不通鄭當定為字誤不應僅存而不論然疏標注目已云醯醢至作麋則賈時所見已同今本其誤久矣

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　注　古文簋皆作軌

周禮小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注故書簋或作九今本作几誤鄭司農云九今本作几亦讀為軌書亦或為軌今本無此字簋古文也段氏玉裁曰簋字古音同九其古文作軌軌古音亦同九也蓋古文字少假借車轍之字為之若周禮故書作九則更古矣大鄭易九為軌者依儀禮古文且周禮書亦或為軌也云簋古文者謂此軌字乃簋之古

文也不徑易九爲簋者簋蓋秦時小篆必從周人作軌也其不徑從故書作九訓曰九軌古文何也漢時經典古籍皆用軌爲簋如儀禮周易損卦用九字者絕少也鄭君之經何以徑作簋也當鄭君時經有徑作簋者故鄭從之抑經文本作軌而後人竄改之未可知也承珙案鄭君注周禮云俎簋牲與黍稷自是依經字爲注知當時周禮儀禮通行本已皆作簋惟周禮故書作九或作軌儀禮古文作軌耳段又云說文竹部古文簋字凡三曰匭此字當是从匚从食九聲非从几也曰匭曰朹其不數軌九何也說文所說者小篆古文之別也禮經所用者古文之假借也

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 注 今文曰入門自阼階無升

案鄭從古文者亦以其文義備

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擩于醢 注 今文無于

案鄭從古文有于者亦以其文備 特牲饋食禮右取菹揀于醢釋文無于字陸所見本爲是彼經惟無于字故鄭注云揀醢者揀于醢也

膷以東臐膮牛炙 注 古文膷作香臐作熏

鄭云膷臐膮今時臛也牛曰膷羊曰臐豕曰膮皆香美之名也承珙案說文有香熏無膷臐古人以臛爲香美故卽以香名牛臛熏名羊臛不別制字小篆以後乃有

膷臐二字爲牛臛羊臛之專稱以別于香萁故說文不載禮經今文作膷臐故禮記內則亦有其字鄭以經典承用已久故從今文與

炙南醢以西牛胾醢牛鮨注今文鮨作鰭

鄭云內則謂鮨爲膾然則膾用鮨說文鮨魚䏽醬也段氏玉裁曰醬字衍䏽者豕肉醬也引申爲魚肉醬則偁魚䏽可矣公食大夫禮牛鮨注曰內則鮨爲膾然則膾用鮨謂此經之醢牛鮨即內則之醢牛膾也聶而切之爲膾更細切之則成醬爲鮨矣鮨者膾之最細者也牛得名鮨猶魚得名䏽也鄭曰今文鮨作鰭按鰭是假借

字說文有耆無鰭承珙案段說是也爾雅魚謂之鮨郭璞以爲酢屬廣雅鮨鮺也是鮨本魚鮺之類故說文鮨下卽次以鮺云藏魚也釋名云鮓菹也以鹽米釀魚爲菹孰而食之也牛亦名鮨者古人有以藏魚之法施于牛肉故亦借鮨名耳今文鮨作鰭者少儀右進鰭注云鰭脊也蓋牛鮨之鮨依禮記內則本當爲牛膾禮經借魚酢之鮨爲膾者以其義近今文又借魚脊之鰭爲鮨者則以其聲同耳

衆人騰羞者盡階不升堂授以蓋降出 注 騰當作媵

鄭云媵送也授授先者一人又上文先者反之由門入

升自西階注云庶羞多羞人不足則相授於階上復出取也敖氏繼公曰進羞而言𦩍亦取其自下而上之意郝氏敬曰𦩍升也衆人𦩍階授於先者故謂之𦩍承珙案燕禮媵觶今文媵皆作𦩍者以禮記亦作揚觶𦩍與揚皆訓舉故媵或作𦩍此媵羞者衆人遞相傳送祇當作媵自以鄭注爲正敖氏郝氏說皆非也

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注今文曰梧受

案訝爲梧已見聘禮此云今文曰梧受似今文無皮字鄭以無皮則不明所受何物故從古文

侑幣束錦也注今文無束

上文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注云束帛十端帛也此注云侑用束錦大夫文也承珙案古文以錦下於帛一等大夫用錦所以異於君其十端爲束則同今文無束於義不備故鄭從古文

記加萑席尋注今文萑皆爲莞

敖氏繼公曰司几筵職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是蒲筵之上宜加莞席也萑乃葦屬其爲物麤惡故司几筵惟於喪事則用萑席似不可用之於此禮宜從今文作莞承珙案敖說非是聘禮几筵旣設擯者出請事注云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周禮諸侯祭

祀席蒲筵繢純右彫几又請禮賓將宰夫徹几改筵注
云將禮賓徹神几改神席更布也公食大夫禮曰蒲筵
常緇布純加萑席尋元帛純此筵上下大夫也周禮曰
筵國賓于牖前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左彤几者則是
筵孤也孤彤几卿大夫其漆几與此經下文云上大夫
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注云謂三命大夫也
孤爲賓則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也蓋鄭君注儀禮以
周禮決之周禮諸侯祭祀席蒲筵加莞席昨席莞筵加
繅席其筵國賓與昨席同第曰國賓雖不明孤卿大夫
以儀禮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差之故知國賓謂孤總之

聘禮明云改筵則此食禮之席必不當同于祭祀之蒲筵莞席敖氏徒斤斤於莞萑二物美惡之間而不辨禮之差等妄矣敖氏廷堪曰萑席即周官莞筵莞萑聲相近周官莞筵紛純蒲筵繢純鄭司農謂白繡禮經萑席元帛純蒲筵緇布純者蓋元帛上加繡緇布上加繢案此說亦非是莞萑明係二物但鄭注特牲饋食禮蔣用萑云萑細葦則萑席以細葦爲之亦未可爲麤惡

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今文苦爲芐　特牲饋食記鉶芼用苦薇皆有滑注仝

案鄭君兩注皆云苦苦荼也特牲記注又云今文苦爲芐芐乃地黄非也說文芐地黄也从艸下聲禮鉶毛牛藿羊芐豕薇是段氏玉裁曰鄭從古文許從今文王氏

念孫曰古人飲食無用地黃者芐乃苦之假借也

簋有蓋冪 注 冪巾也今文或作幕

說文幎幔也幔幎也段氏玉裁曰周禮注以巾覆物曰幎凡以物冡其上曰幔與幎雙聲而互訓承珙案段說是也說文幎下云周禮有幎人今周禮作冪此不過偏旁有在左在下之異耳禮經此篇古文作冪與周禮同今文冪或作幕者冪從冥聲幕从莫聲冥莫一聲之轉說文帷在上曰幕 段氏云大徐本此下有覆食案亦曰幕六字蓋淺人所增 今文借幕為冪禮記禮器犧尊疏布鼏注云鼏或作幕亦猶是也

儀禮古今文疏義卷十

涇　胡承珙

覲禮

侯氏裨冕釋幣于禰　注　今文冕皆作絻　毛本無此注依宋本補

說文冕大夫以上冠也从曰免聲絻冕或从糸作段氏玉裁曰覲禮注云今文冕皆作絻許或之者許意從古文也絻字亦見管子荀卿子及封禪書承珙案逸周書冕字亦皆作絻鄭出今文於注意正與許同

乃朝以瑞玉有繅　注　今文玉爲圭　毛本圭作璧依宋本作圭

鄭云瑞玉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承

珙案言玉則兼圭璧言圭嫌不見子男故鄭從古文

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注今文實作寔嘉作賀

案說文實富也爾雅寔是也公羊桓六年傳云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穀梁傳曰寔來者是來也實寔二字聲義並殊古書有相通借者毛詩寔命不猶韓詩作實命不猶若大雅韓奕實墉實壑鄭箋正之曰實當作寔趙魏之間實寔同聲寔是也此經伯父實來猶言伯父是來依義當作寔鄭從古文作實者以二字經典多通義苟可知不煩改字如類弁實維伊何箋云實猶是也言猶是者意謂假實爲寔其義亦猶寔之訓是也故不

必改作寔耳嘉爲賀賀者說文賀以禮相奉慶也段氏玉
裁曰依韻會玉篇禮下當有物字又相奉慶玉篇作相
慶加爲長賀之言加也猶贈之言增也承珙案廣雅云
賀嘉也儀禮士喪禮賀之注云賀加也是賀與嘉聲義
本同爾雅嘉美也又曰嘉善也則作嘉於義更親故鄭
從古文
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注四當爲三
鄭云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
此誤也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
無取於四也疏云堯典帝曰咨三岳皐陶云外薄三海

泰誓序云作泰誓三篇是古書三四皆積畫也惠氏棟曰春秋傳子革云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劉光伯云古四字積畫四當爲三說文三籀文四段氏玉裁曰聘禮注云朝貢禮純四𦀚鄭志答趙商問四當爲三周禮內宰職注天子巡守禮制幣丈八尺純四𦀚鄭志答趙商問亦云四當爲三承珙案大戴禮公冠四加元冕注云四當爲三字之誤穀梁定十五年疏云范例云會葬四案經有三四當爲三古者四三皆積畫字有誤耳

奉東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 注 卓讀如卓王孫之卓

鄭云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爲上疏云云卓讀如卓

王孫之卓卓猶的也者以音字既同而讀從之段氏玉裁曰素的一馬謂白馬也鄭意白馬出衆故謂之卓承珙案段說非是卓本訓高竹角切鄭意蓋不以卓爲高欲見卓爲素的故以卓王孫之卓譬況其音而以的比方其義的卽易的白顙爾雅的顙舍人本作旳白顚之旳然則鄭讀此卓字似與凡言卓異亦不爲高義廣雅卓旳並訓爲明可知卓有旳義段云白馬出衆故謂之卓誤矣惟當時讀卓王孫之卓未審何音漢書江都易王非傳淖姬顏注引鄭氏曰淖音卓王孫之卓不直音卓而必用此爲況者蓋卓姓之卓固與卓異讀也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注古文曰迎于門外也

敖氏繼公曰上云賜舍則此門外乃舍門外也凡舍惟有一門承珙案聘禮大夫館于大夫其歸饔餼還玉皆迎于外門外天子賜諸侯之舍何知惟有一門敖氏之說殊不足據鄭於聘禮還玉從古文作外門外此又從今文有外字其去取當矣

大史是右注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古文是爲氏也

疏云襄公二十一年左傳管蔡爲戮周公右王鄭引此者證大史是右是佐公而在公右之義古文是爲氏者

惠氏棟曰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云是或爲氏漢書云造父後有非子元孫氏爲莊公頳監曰氏與是同韓勑脩孔廟後碑以於氏爲於是漢末有是儀亦作氏陳承祚撰魏志以爲孔文舉改氏爲是殊不知營陵是姓順帝前已見于碑（見洪适隸續）何至漢季始改氏爲是乎當時以是氏兩字本通故或稱氏或稱是非有異義

承珙案氏是相通之跡多矣鄭注周禮射人引此經大史氏右仍依古文作氏於此則從今文作是者注云是右者始隨入於升東面乃居其右若作氏恐與侯氏之氏義同故從今文

四傳擯 注 古文傳作傅

案傳與傅聲義皆不相近自由形似而誤周禮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注故書傳爲傅杜子春云傅當爲傳書亦或爲傳是也

祭地瘞 注 古文瘞作殪

爾雅釋天祭地曰瘞薶孫注云瘞者翳也既祭翳藏地中也大雅皇矣其菑其翳釋文翳韓詩作殪云因也因高塡下也釋名殪翳也就隱翳也是瘞殪二字聲同義亦可通故古文假殪爲瘞鄭從今文者用其正字

儀禮古今文疏義卷十一

涇　胡承珙

喪服

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衰三升注布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

鄭云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爲升俗誤已行久矣疏云布八十縷爲升者此無正文師師相傳言之是以今亦云八十縷謂之宗宗即古之升也鄭注儀禮之時古今二禮並觀疊古文者則從經今文若疊今文者則從經古文此注云今之禮皆以登爲升則今古禮皆作升字

若然論語云新穀既升升亦訓爲成今從登不從升者
凡織絍之法皆縷縷相登上乃成繒布登義强於升故
從登也承珙案說文禾部布八十縷爲稯王莽傳十稯
布二匹孟康云稯八十縷也說文有稯無緵蓋此無正
字故賈疏又謂之宗稯宗登升皆一語之轉鄭既破升
爲登而諸經注仍用升字者則以經典相承已久不復
追改耳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注今文無
冠布纓
疏云案下章不言疏衰已下者還依此經所陳此章疏

衰已下與前章不殊唯期一字與前三年有異今不直言其異而還具列之者以其此一期與前三年懸恐服制亦多不同故須重列七服者也承珙案疏義甚明既須重列七服不應獨無冠布纓故鄭從古文

附

不杖期章

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　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

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注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耳傳惟據女子子似失之矣疏云以其男女俱爲父母三年父母唯爲長子斬其餘降何得言報故知子中兼男女是知傳唯據女子子失之矣承珙案經文渾括唯子不報自兼男女言之傳以同服相爲之謂報子爲其父母三年無疑于期之報故獨舉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自當期不因其父母哀其嫁於大夫而無主爲之加服而乃服期以報故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此於經文自是專明一義鄭以經文唯子不報必兼男女而後世父母

叔父母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此十人於大夫之子相報服期之義始截然分明況傳以不報主謂女子子而又云其餘皆報雖皆指兩相服期者爲報而文義嫌於以子亦爲報故鄭駁之其實傳注皆足以發明經義在善讀書者之悉心體會耳敖氏繼公以唯子不報專謂男子爲父三年沈氏彤又謂女子子適人者句上脫子爲其父母三年一句程氏瑤田云上經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而不言女子子不報此經言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唯子不報而不言姑姊妹報此爲互見互省之例蓋皆曲意彌縫

殊可不必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　注　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禮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是嫌不自服其父母故以明之

承珙案此章及上章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兩傳俱發妾不得體君之義傳意總見妾之卑賤爲君尊屈厭之所不及故得遂其子與其父母之服正以明嫡妾之分相去縣絕在于體君不體君之分惟是女君以體君之

故降其衆子而不降其父母其義不同一則女君體君尊與君同故得以尊降其衆子一則女君體君不爲君尊之所厭故不降其父母雖殊途而同歸而與妾之不降其子與其父母則義各有當非可以爲比例者也

鄭於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注云此言二妾不得從於女君尊降其子也女君與君一體唯爲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及至此節傳文與上略同設援上章之例則似女君以體君而降其父母矣且鄭於下記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注云嫌厭降之也私兄弟目其族親也

女君有以尊降其兄弟者謂士之女爲大夫妻大夫之女爲諸侯夫人諸侯之女爲天王后者是女君不得以尊降者惟父母矣恐學者以文害辭故云此傳似誤其實傳注原可並行不悖後儒必欲申傳以駁注非也

大功章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　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注昆弟庶昆弟也舊讀昆弟在下其於厭降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之

疏云言舊讀謂馬融之等以昆弟二字抽之在傳下今
皆易之在上鄭檢經義昆弟乃是公之庶昆弟大夫之
庶子所爲者父以尊降庶子則庶子亦厭而爲昆弟大
功是知宜蒙此傳則昆弟二字當在傳上與母妻宜蒙
此傳同爲厭降之文不得如舊讀也承珙案鄭注是也
此章下文云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
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小功章云大夫公之昆弟大
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又云大
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
子之適士者獨不見公之昆弟爲其昆弟成人者之服

蓋國君絶旁期於衆子無服父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公在則公子於昆弟無服而爲其母妻之服乃在五服之外至此諸死於宮中者而爲之緦卽君卒矣向之公子今爲公之庶昆弟然猶爲先君餘尊之所厭爲此三人者不得服其親服而止於大功故特以昆弟與母妻一例於此見之而後公之昆弟爲其昆弟成人者之服始著至大夫之子爲其昆弟之爲大夫者已見不杖期章而其爲昆弟之不爲大夫者獨無所見故亦於此見之若如舊說以昆弟字屬下條則大夫之子爲其昆弟之服將于何見之耶況下文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

大夫者注云皆者言其互相爲服尊同則不相降疏云

此承上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之下則是上二人也

若如舊讀置昆弟二字於此條之上則昆弟爲誰之昆

弟於義無屬於文不辭矣鄭君改讀極精後人故欲從

舊讀而強爲之解非也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注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

黨服得與女君同指謂此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注舊讀合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

妾爲此三人之服也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注此不辭即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明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明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

疏云嫁者其嫁於大夫者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此二者依鄭爲世父母已下七人本服期未嫁者逆降之服

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者此傳當在上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下爛脫誤在此但下言二字及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九字總十一字既非子夏自著又非舊讀者自安是誰置之也今以義必是鄭君置之鄭君欲分別舊讀者如此意趣然後以注破之云此不辭者謂此分別文句不是解義言辭也云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明之者此鄭欲就舊章讀破之案不杖期章云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又云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自爲其親皆言其今此不言其明非妾爲私親承珙案此條朱子初謂傳釋

文勢似不誤又謂舊讀正得傳意但於經例不合鄭注與經例合但所改傳文似亦牽强既而門人有問者又答云此段自鄭注時已疑傳文之誤今考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及昆弟之爲父後者已見於不杖期章爲衆兄弟又見於此大功章唯伯叔父母姑姊妹之服無文而獨見於此則當從鄭注之說無疑矣近儒諸說紛歧皆以鄭注駁傳爲非是不知此傳錯簡則有之於解經本末嘗誤鄭注乃駁舊讀而非駁傳此三節鄭注當連貫讀之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二十一字乃注述舊讀之意而非傳文蓋傳文何

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十六字乃釋上
文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鄭所謂文爛在下者是也又
云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專
釋經文女子子嫁者未嫁者此因經有未嫁者故特著
成人未嫁之說以明在室逆降之道傳文如此而止耳
鄭於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注云下傳曰何以大功也
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謂此也此謂傳文錯簡
初未嘗駮傳也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
姑姊妹注云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
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即繼之云下

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述舊讀者之意如此然後破之云此不辭即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明之賈疏所謂下言云云旣非子夏自著又非舊讀者自安必是鄭君置之鄭君欲分別舊讀者如此意趣然後以注破之葢自唐以前寫經者誤以鄭注二十一字爲傳文又因鄭注割截在經傳之下未嘗連貫讀之遂致後儒疑傳疑注議論紛紛要於傳注本文均未嘗分曉也至逆降之說梁朱异問北使李業興曰女子逆降旁親亦用鄭義否業興曰此之一事亦不專從後儒於此多有疑鄭者然經以嫁者未

嫁者連文傳於未嫁之上特著成人二字則逆降之法似未可謂無之葢未嫁者其已許嫁者也婦道外成已許嫁則義繫於夫家於本宗之旁親情固殺矣古者女子將嫁或於公宮或於宗室教之三月喪服不可以往也故逆降三月以爲教之之俟而後其昏乃得及時焉若然父母昆弟之喪既除必更閱三月而後可嫁也若無逆降之法則上經已著適人者爲衆昆弟之條矣曷不與之連文而別出此乎

緦麻章

庶孫之中殤注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此當爲下

殤言中殤者字之誤爾又諸言中者皆連上下也
疏云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者則長中殤皆入
小功章故云此當爲下殤言中殤者字之誤耳又大功
之殤中從上小功緦麻之殤中從下謂殤之內無單言
中殤者此經單言中殤故知誤宜爲下也承珙案小功
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傳曰問者曰
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
注云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則
齊衰之殤亦中從上也此主謂丈夫之爲殤者服也凡
不見者以此求之也疏云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者

以其緦麻章傳云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

據此二傳言之禮無殤在齊衰則下齊衰之殤與大功

之殤據成人明此大功與小功之殤據服其成人可知

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者大功重

者中從上齊衰重於大功明從上可知也緦麻章傳云

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

之殤中從下注云齊衰大功皆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

中從下則小功之殤亦中從下也此主謂妻爲夫之親

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疏云大功之殤中從下則小

功之殤亦中從下者則舉上以明下小功注云大功之

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彼注舉下以明上皆是省文之義故言一以包二也此傳承婦人在夫家相爲著服之下又上文殤小功章已發傳據大功小功不據齊衰以其重故據男子爲殤服而言此不言小功上取齊衰對大功以其輕故知婦人義服爲夫之親而發也程氏瑤田云攷成人齊衰見於殤服者十四人並長中大功下小功成人大功見於殤服者十一人並長小功中下緦麻而成人小功親無中下殤服是以成人之服言之所謂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者以殤服言之則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

也可知長中降一等四語爲經文而緦麻章庶孫之中殤無容改中爲下矣今案小功緦麻二章所云大功之殤小功之殤齊衰之殤文例一同故鄭皆云據成人之服不應小功章指謂成人服而緦麻章又指謂殤服且以長中降一等四語斷爲經文亦無明據故不如鄭說爲正